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六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蝨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

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閒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于天性逆亂

之源今並除矣隋文既淆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范獻忠對中宗

唐中宗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裴度上表憲宗

憲宗蔣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

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宋仁宗時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必肯行若不自

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旣自避怨不肯
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
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
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
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
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却聞中書別此迂迴自
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聖慈不須候
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
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

以彰聖明之德

劉安世應詔言事

哲宗時劉安世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言事曰臣伏覩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官遣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

崖達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爲行巇險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徇不怠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幾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爲道地假借大奸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宋欽宗時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謬奏曰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貶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不可縷數姑卽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
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
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
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于
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
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
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之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

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羣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常同論朋黨之禍

宋高宗紹興元年大宗丞常同乞郡得郴州二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虜之禍

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姦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

係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司城子罕爲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

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宋張方平主柄論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恭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

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戒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祇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闥有失之閹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姦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閹寺柄在閹寺其肘腋必在閨闥蓋情欵密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措擿難及伏戎於莽中

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穽檻之地庶邦列都爲斧鑕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强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稔慝謂陵犢已固扃鐍不足嚴謂垣墉既脩關楗可以弛倒鐏授盜脫轡自絕及奸微竊弄包藏結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爲堅氷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

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爲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爲鑒焉

宋祁乞專刑賞狀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君失操之則凌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

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刧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摠攬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交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

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値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辜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丕構摠天下之機樞倒持利劍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

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光月多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形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己毋使群黨於私門奮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范鎮上仁宗奏

仁宗時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色沉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牓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

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爲非而畏之也以爲是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已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於爲逆詐也陛下何不勑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

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帝時魏相爲丞相其傳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爲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署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爲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爲嚴上下之分戒陰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

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决也乞以臣章幷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御史所奏爲非亦乞依公施行所貴賞罰分明則風雨序而日光復矣

戒佚欲

彭龜年上光宗疏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害治之事非一而逸豫爲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

隨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女子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眞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讐未復大恥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內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畜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淫侈消靡精銳廢曠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

稍歛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世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蠹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忘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綰一宰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據天下利勢

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惟
陛下留意
真德秀上理宗奏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
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
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
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
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内
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爲陛下

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知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𢧵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

輯福之源受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暬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嬖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

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
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
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
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
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
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
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
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絕
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止固其效悠

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巳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巳之言自鑑此又陛下

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鶩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

[illegible]惟聖[illegible]裁察

魏了翁上理宗奏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

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

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亾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孫升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

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爲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爲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垍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慨然論議封駮聳動中外既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獲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繆無耻苟容尸祿爲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

大臣姑狥人情悅其阿意旣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厲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垍乎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陳次升上徽宗奏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

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

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寛刑罰徹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寃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輙敢引此以爲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高宗時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獘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

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䟦扈之勢不可制過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仁宗時司馬光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曠萬幾乖戾亂之至

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脩

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顧

卭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亾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唐貞觀二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

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宋真宗降詔李邈論奏

宋眞宗景德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官聯並勤夙夜固傾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爲常馳競相緣免而無恥或攸司之曠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須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

故當無隱儻思盡瘁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
匿名俾有傷於公體蓋有愛憎是狥善惡多誣但欲
潛惑於聰聽不顧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
今後所上章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樞
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並付所司依理施行通判李
邈上奏曰臣伏覩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
更乞留中並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
留于禁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爲
敕文所束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
聞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懇苟機密之事不可

示外者豈得頒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韋處厚路隋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款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察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劉隨上仁宗奏

宋仁宗天聖八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

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頁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諫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劉嶧御史二人劉平韋頻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

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道輔御史二人曹脩古王碩其閒道輔頡秀

已在清途脩古狥職亦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
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
況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極慮臣僚疑有漏洩
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
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讐甚可
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
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
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
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

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秘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下幸甚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宋仁宗至和元年知集賢院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

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怒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
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
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
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
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
範五行傳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
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
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
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憾此
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奉以

聞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臺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讐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巳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鬭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

各爲私鬬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

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
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
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
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决之
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此果當不
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
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
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
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
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

強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旣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許翰上欽宗奏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爲邪小人亦謂君子爲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嘗爲中司爲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

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今如臣言其人忠賢某
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
朝則籍其說審克覈考而卒不讐也則按臣之言而
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扆之前都俞清
矣又廷臣之間必有朴茂沈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
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殽亂可質而定蓋忠邪之在
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窊醜
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
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覩者易審故也
夫君志不定則群言繁興群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

之明主能以其躬爲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呂頤浩上高宗奏

高宗時呂頤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摧勍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

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

崔敦詩論聽言疏

宋孝宗時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要當攷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諫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閲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皆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唯趙高言之爾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屈己受言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並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于以考其是非而究獻言之情于以驗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爲文具

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孝宗時蔡戡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厲人人懷不能自已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

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為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

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况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爲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

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彭龜年論群臣進言疏

光宗紹熙四年彭龜年為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旦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

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譸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譸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群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譸張

爲幻者可以投閒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
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
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
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又欲加
實封九齡又以爲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
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
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
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
臣爲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己耳爲此說者是
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爲唐安公主

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爲過改之則爲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刻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勑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駮竟因

懇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群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踧踖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譸張之説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酌

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譸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藎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卽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熈寧之世

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拧天下公議之衡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親政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

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劉克莊上理宗奏

理宗時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懲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

心無我凡意見枘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遇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歷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强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議論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陛下毋怍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

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淸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栻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諸生而諫花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怪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同列以爲姻鼎薦九成言者以爲黨脩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爲相顧爲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顧之怨脩至於顧顧有所不免淩爲父栻爲子其視師

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論臺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騃小子之語脩至於弒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訐普者有以交結宮掖誣彥博者有以販鬯誣琦者有以不敢辯明之謗中傷者何嘗為諸老之瑕疵適足以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遇猜忌愎諫之主沉忮怙權之相雖肯以身試不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

賽其氣甄録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金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輅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

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輙輪有不恤言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唐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沉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命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

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帝弘質所論宰相不合無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輙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

光答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
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
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
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
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
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置制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
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弘質賤人豈得
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足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宋高宗時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丕應無有遠邇罔不畏[illegible][illegible]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蠲飭百度鼎新庶[illegible][illegible]備賢儁屏除奸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刻革[illegible]釐正

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

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

楊萬里上孝宗疏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之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

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巳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隷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

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寮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廪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爲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爲公卿而以皂隸自爲也侯伯不爲侯伯而以

輿臺自爲也名爲朝廷之大吏而實爲皂隸與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譏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篚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爲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篚之緘題或曰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師剋三軍

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豈
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箱篚有和[illegible]
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
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
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
謂公苞苴之胎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
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自給者皆禁止之帝
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
於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
爲鞭靴之獘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

不之禁而箱篚之大於鞾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也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

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繪而不恤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爲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爲斗粟豐之爲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偸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戶

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淛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荊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

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豊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爲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死死幸矣笞而黥不足怍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命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爲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爲贓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

爲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爲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將用則王常用則亾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

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預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爲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贓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爲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爲不威懼

之怠則必反而爲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利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爲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其貪吏其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爲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爲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爲不貪今夫其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興我也竟何以異于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

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陛下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爲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俗所向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贓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終